

孫文學說要

三民叢書

第四種

上海三民公司印行

孫文學說概要

孫公學說，行易知難；行之非難，知之維難。
行未必知，知必能行；行而後知，知更易行。

目次

第一輯 胡適

孫文學說之內容

孫文學說之評論

第二輯 張銘鼎

導言

孫先生學說之建設

孫先生學說之證明

孫先生學說之結晶

結論

第三輯 彭基相

引言

先生理想的背景

先生行易知難的理想

先生的理想應用

三民叢書

- | | | |
|-----|----------|----|
| 第一種 | 再版增補孫公尺牘 | 一角 |
| 第二種 | 孫公社會主義談 | 一角 |
| 第三種 | 三民主義淺說 | 五分 |

孫文學說概要第一輯

胡適

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

全書的主旨在於打破幾千年來「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迷信，在於要人知道「行之非艱知之維艱」的新信仰。作者提出十個證據來證明這個「行易知難」的道理。十種證據是：（一）飲食，（二）用錢，（三）作文，（四）建屋，（五）造船，（六）築城，（七）開河，（八）電學，（九）化學，（十）進化。自第一章到第四章，分說十件事，證明人類有許多事行了一生一世還不知道這裏面所以然的道理，可見行是容易的，知是不容易的。第五章總論知行。大旨說人類有三種人：一種是先知先覺的發明家，一種是後知後覺的鼓吹家，一種是最大多數懵懵懂懂的

實行家。原文說：『有此三系人相需爲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疎而秦皇之長城能築也。乃後世之人誤於知易行難之說，雖有先知先覺者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爲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爲之倣效推行，且目之爲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之羣衆，無由爲之竭力樂成矣。』（頁五十）這是全書的要旨。以下第六章論『能知必能行』。第七章論『不知亦能行』。第八章論『有志竟成』，舉作者自謀革命『三十年如一日』的歷史，作一個具體的先例。

孫文學說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他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裏說『專尙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

3

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胆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着耳朵逃走，說『我們是不尙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爲了這個原故。本書第六章記民國初年民黨不信任他的計劃的事，很有研究的價值。後面附陳英士寄黃克強的長信，也很可供史家的參考。這部書的根本觀念，簡括說來只有一句話：『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頁五十）。

中山先生又做了一種『建國方略』，是一種很遠大的計劃。（一

4
部分見原書第七章的附錄，百八四至八六。他又怕全國的人仍舊把這種計劃看作不能實行的空談，所以他先做這一本『學說』，要人拋棄古來『知易行難』的迷信；要人知道這種計劃的籌算雖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實行起來並不困難。

這是他著書的本意。『是實行家破除阻力的正當手續，所以我說這書是有正當作用的。』

他這一部書所舉許多『行易知難』的證據有幾種是『不知而行之』的，如飲食用錢之類；有幾種是『行而後知』的，如古時沒有化學，先有瓷器豆腐等化學品；有幾種是『知之則更易行』的，如現代化學工程學電學之類。全書最注重的是『知之則更易行』一句話。作者的意思是說；現在是科學昌明的時代，從前不能得到的參考材料現在

都可得到；從前無法計算的種種方面，現在都可通盤籌算；從前決不能征服的困難，現在都有征服的法子。在這個時候，若能用科學的知識定下一種切實的遠大計劃，決沒有不能實行的道理。從前不知尚且能行，現在有了正確的知識，行起來更容易了。這種學說是不限於一黨一系的。無論那一種正當的團體，都該有根據於正確知識的遠大計劃，都應該希望大家承認那種計劃是『能行』的，都應該用合法的手續去消除大家對於那種計劃的懷疑。——換句話說，無論是何種有理由有根據的計劃，必須大家有『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信仰心。方才有實行的希望。現在的大危險，在於有理想的實行家太少了。現在的更大危險，在於認胡混爲實行，認計劃爲無用。陸放翁說得好：『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譬如東周亡，豈復須大疾？』

沒有計劃的結果必至如此——所以我說中山先生這本書是不僅僅有政黨作用的。這是我對於這書大旨的贊成。

書中有許多我不能贊同的地方，如第三章論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第五章論王陽明一段，比較的都是小節，我可以不細批評了。

孫文學說概要第二輯

張銘鼎

一 導言

抱着平生獨創的主義，奮鬥四十年，至死不衰，像孫先生這樣的人，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史上，恐怕是絕無而僅有。現在，孫先生確是死了，但我以為死的是孫先生的形骸，而不死的是孫先生的精神，這除一二別有心肝的人而外，恐怕誰也不能加以否認。所以我們真正崇拜孫先生的人，斷不因先生一死而就至於喪魂失魄，僅以一哭了事。這因為孫先生所未死的，還有孫先生的精神在；而在孫先生的學說中，先生既儼然以先知先覺自命，而十分希望着後知後覺者的鼓吹與不知不覺者的實行；那末，我不免要擒着眼淚，忍着酸辛，做先生所屬

望的後知後覺者之一，替先生的學說鼓吹一番了。

孫先生的學說，出入於古今中外諸大學問家之間，參雜以國內外的情形以及政治經濟物理化學心理生理各種科學，兼收並蓄，融會貫通，所以終能成了一種千古獨創的特見，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不敢道。在西洋大哲學家尼采的眼光看起來，先生足可當得超人兩個字而無愧。先生學說的真諦，可以先生所提出「知難行易」四個字來概括。

二 孫先生學說之建設

要明白孫先生所以建設這種學說的苦心，不可不知道孫先生的主義，手段，以及孫先生所處的環境。孫先生的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先生所用的手段之所可得而言者有三：（一）軍政的

時期，(二)訓政的時期，(三)憲政的時期，換句話說，第一是破壞的時期，第二是過渡的時期，第三是建設完成的時期，在第一時期內，施行軍法，破壞一切，以便於實行澈底的改造，在第二時期內，施行約法，促進地方的自治，建設了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的五權憲法，以爲第三時期的準備，所以在第三時期內，就施行憲政，賦與人民以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而完成建設的事業，這就是孫先生的革命方略，又可以說是孫先生對於革命的理想。可惜孫先生的一生奮鬥，一生犧牲，終究誤在理想兩個字上。但是我們要知道這是人誤先生而不是先生誤人，何以故？因爲這是在先生所處的環境上可以看出來的。在先生的學說和自序中，對此曾略言一二。尤其痛快淋漓抉發無遺的，要算是陳英士致黃克強的一封信（見本書附錄）。先生

的主義和手段，雖自以爲有主張的可能和實行的必要，但不見諒於國人，又不見諒於黨人，並不見諒於一二出死入生的同志，先生其奈何！訴之於國人，國人以爲理想，訴之於黨人，黨人以爲理想，訴之於一二出死入生的同志，一二出死入生的同志亦以爲理想，先生又奈何！夫以理想爲事實之母，又可言也，而以理想目先生者，多以爲理想太高，無異空談。知之匪艱，行之惟難，先生更奈何！然而先生終究是「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見附錄自序）的人，先生之所以偉大者在此，先生之所以成爲先生者亦在此，先生既遇了這種阻礙，難道就算了嗎？不，於是先生就不能不於這種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的謬誤思想中，建設出知難行易的學說，以與此惡魔大敵相搏戰而收最後之成功。一讀了先生自序中幾句：「……可畏哉此敵，

可恨哉此敵！兵法有云，攻心爲上，是吾黨之建國計劃，卽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沉痛至此，恨不能立提十萬橫磨劍，大呼殺賊，以追隨於先生之後，先生雖死，尤足以追想先生之生平。而再讀了』……然尙有躊躇審顧者，則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爲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爲理想

空談也……『幾句，先生建設這種學說的苦心，已不啻昭然若揭，而先生一片爲國爲民的真心，也於此可見一斑了。』

三 孫先生學說之證明

孫先生苦心孤詣，既建設了知難行易的學說，就不能不與前所主張的陽明知行合一之說相反對，何以故？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直是未知……』那末，孫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又怎樣能够建設呢？所以孫先生以爲在現在科學發達的時代，一個人的所知所行，相去遠甚，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而論，亦各有分知分行的必要，此其一；又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從事功方面講，從心性方面講，總可以看出知難而行易，此其一；陽明雖以知行合一之說勉人爲善，但他所謂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爲不知之說，不啻以難爲易以易爲難而違反人性，何況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又爲今日所不易行之事呢？因此，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之說，一中於人心，就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先求知而後力行，是無異於趨難而避易，卒之知不可得，行亦不能，或則知知易而行難，雖知而不敢行，不知不行，知亦不行，這還有何事可做呢？於此，孫先生爲打破這種難關起見，使得國人曉然於知難行易之說，就不能不有所證明。孫先生對於這種證明，共有十事，而首先所提出的，就是「行之而不知其道」，譬如人類之於飲食，可算是不教而能，但是我們身內飲食機關對於飲食的妙用。究竟怎麼樣？恐怕現

在一般專門生理學家醫藥學家……總不能窮其底蘊。不獨如此，就是身外的食貨問題，人類儘管天天來使用，而一教他們來解決這個問題的究竟，能够曉得的，恐怕也是寥寥，此其一；又如用錢，就與飲食不同，這是後天的習尚而非先天的本能，人類愈是文明，愈不能脫離牠。但一問以錢究爲何物與究有何用的兩個問題，恐怕大多數人也不能有一個澈底的解答，此其二；國人對於文章的研究，固不乏才藝之士，但是他們強半是窮年揣摩久而忽通之徒，及其窮無所遁，則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解，而所有文章的分析字句的構造及一切文法文理的學問，則概付之茫然，此其三，以上皆所謂「行之而不知其道」者。其他如建屋的工師，必須根據實踐的經濟學實踐的物理學應用的美術學居住的衛生學以及社會的心理學種種科學，才能成一建築學的名